



年纹

重庆市开州区正安街道中心小学

六年级3班 张竣杰

指导教师 何家燕 李宏亮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，将八仙桌上的八宝饭映得晶莹剔透。甜腻的香气在晨光中浮动，唤醒了睡梦中的我。门前的守岁蜡烛已燃尽，只余下一摊红泪，而门楣上的春联依旧鲜艳，仿佛还留着昨夜的欢声笑语。

腊月十八的清早，露珠在枝头颤动。祖母手持竹枝，仔细清扫着房梁上的积尘。匾额上的家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扬起的尘埃如同碎金，轻轻落在我的睫毛上。祖母肃穆的神情让我恍然：这不仅仅是大扫除，更是一场辞旧迎新的庄严仪式。

除夕夜，厨房里蒸汽氤氲。祖父搅动着锅中的醪糟汤圆，甜酒的香气弥漫整个屋子。调皮的弟弟趁人不备，踮脚偷喝了一大口，却被烫得直吐舌头，那副窘态惹得全家哄堂大笑。

初一的油锅总是热闹非凡。祖母将裹满面糊的肉条滑入热油，滋滋作响中，酥肉渐渐泛起金黄。我总忍不住偷吃刚出锅的酥肉，待到装盘时，往往已少了小半。最妙的是将酥肉回锅蒸制，外酥里嫩，入口即化。

初五踏雪朝山，铁索上的祈福红牌在风中轻摇。普渡寺里，香灰如雪，钟声惊起檐角的灰鹊。父母虔诚跪拜时，我望着功德箱上斑驳的“甲辰年”字样出神。半山亭中，石桌上“赵氏三代同至此”的刻痕，已被岁月磨得模糊。

年纹是扫尘时落在鼻尖的金粉，是守岁时烫嘴的醪糟甜香，是偷吃酥肉时指尖的油光。这些细碎的光影，最终都化作记忆里最温暖的印记。

故乡的春节

重庆市长寿区海棠镇中心小学校

六年级3班 卓文忆

指导教师 传富盛

提到故乡的风俗，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会浮现出春节的模样。在重庆，春节就像一幅泼墨山水画，在爆竹声中徐徐展开。

腊月二十的清早，爷爷总会买回写春联的红纸。那时的我像只小麻雀，踮着脚看爷爷挥毫。他手腕运笔的样子，活像一位在宣纸上起舞的诗人。墨香混着红纸的芬芳，那是记忆里最早的年味。贴春联时，我总把上下联弄混，爷爷便耐心解释：“‘福’字要倒着贴，这样福气才会到咱们家来。”

腊月二十五 is 祭祖的日子。天还没亮，我们就带着香烛纸钱出发了。山间的晨露打湿裤脚，穿过层层竹林，才能找到祖辈长眠的地方。大人们仔细清理坟头的杂草，点燃香烛时的青烟袅袅升起，仿佛在与先人对话。我们按辈分依次磕头，鞭炮声在山谷间回荡，惊起一群飞鸟。这样的跋涉要持续大半天，但没人会觉得辛苦。

除夕的厨房最是热闹。奶奶和妈妈像变戏法似的，从蒸笼里端出腊味，从油锅里捞出酥肉。年夜饭的每道菜都有讲究：整鸡代表吉祥如意，鱼意味着年年有余。孩子们穿着新衣在屋里穿梭，收红包时眼睛亮得像星星。守岁时，全城的灯火连成星河，电视机里的欢笑声和窗外的爆竹声此起彼伏。

初一的清晨格外宁静。碗里浮沉的汤圆，像一个个白胖的月亮。吃过早饭，街巷又恢复了平日的模样，只有门楣上的春联还在诉说着年的故事。

这些记忆就像火锅里翻滚的香料，越熬越有味道。如今每逢春节，山城的烟火气总会穿越时光，在人们的心头重新绽放。

开州的春节

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一小学

六年级11班 王里俊楠

指导教师 王曦

俗话说“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”，在开州，春节是一场隆重的庆典。

腊月伊始，年味便随着炊烟升起。家家户户忙着杀年猪、灌香肠，最热闹的要数熏腊肉的场景：柴火噼啪作响，跳动的火舌轻舔着悬挂的肉块，黝黑的表面渐渐渗出油光，独特的熏香在巷弄间飘荡，勾得行人频频驻足。大扫除也在同步进行，人们手持竹帚，连窗棂缝隙都不放过，仿佛要将旧岁的晦气统统扫出门外。

腊月二十三这天，街头巷尾的年货摊支起来了。除了必备的春联、新衣，最特别的是“芝麻杆”——金黄的麦芽糖上缀满炒香的芝麻，甜而不腻，是开州人过小年的传统茶点。

除夕清晨，家家户户忙着贴春联、挂福字。孩子们最期待的是下午买鞭炮的时刻，地老鼠、摔炮、仙女棒在街角炸响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记得有次我将地老鼠排成队列，点燃后它们便你追我赶，活像一场微型运动会。年夜饭桌上，晶莹的年糕与肥美的蒸鱼相映成趣，大人们举杯时总要说“年年有余”。

元宵节的“摸青”最是有趣。我们猫着腰钻进菜地，专挑生菜、香葱下手——“生菜”谐音“生财”，“葱”则寓意“聪明”。被偷的人家不但不恼，反而笑盈盈的，因为这代表着新年的好彩头。夜幕降临时，街市成了灯海的天下：玉兔灯红着眼睛啃萝卜，乌龟灯慢悠悠地晃着脑袋，还有“春”字灯在风中轻轻旋转。

正月十九，年节的余韵还未散尽，学堂的钟声已然响起。开州人的春节，就像那芝麻杆的甜香，久久萦绕在记忆里，让人年年期盼。

